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

4 坊

NEVER DREAM OF DYING

[美] 雷蒙德·本森 著

Raymond Benson

别梦见死亡

群众出版社

“007” 詹姆斯·邦德的最新冒险

1712.4/344

2007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

坊

NEVER DREAM OF DYING

[美] 雷蒙德·本森 著 陈婧怡 俞圆 译

Raymond Benson

别梦见死亡

群众出版社

“007” 詹姆斯·邦德的最新冒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梦见死亡 / (美) 本森著; 陈婧怡, 俞圆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5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坊)
ISBN 978-7-5014-4013-9

I. 别… II. ①本…②陈…③俞…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19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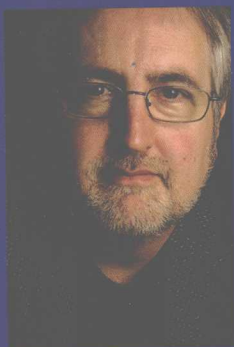
别 梦 见 死 亡

著 者: [美] 雷蒙德·本森
译 者: 陈婧怡 俞 圆
责任编辑: 张 蓉 连玉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s.com
信 箱: qzs@qzc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26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013-9 / I · 1649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雷蒙德·本森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曾获得埃德加·爱伦·坡奖和最佳传记著作奖。由他创作的007系列小说已多达几十种，其中《事实死亡》、《零到十》、《极速谋杀》等作品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责任编辑：张蓉 连玉泉

目 录

1	新的战争	1
2	瞎眼男子	10
3	电影制片	17
4	九头怪物	26
5	同盟标记	34
6	神秘水手	46
7	特殊任务	52
8	英法联盟	57
9	占梦巫师	63
10	现场搜查	69
11	私人住宅	82
12	结识苔琳	88
13	初次见面	99
14	苔琳马场	108
15	赌城风云	118
16	电影拍摄	129
17	拖网渔船	136

18	虎口脱险·····	143
19	内部渗透·····	155
20	再度会面·····	163
21	狱中俘虏·····	170
22	痛苦折磨·····	179
23	鼠骨武器·····	188
24	越狱成功·····	195
25	放映仪式·····	201
26	突然袭击·····	207
27	搜寻炸弹·····	213
28	一决雌雄·····	223
29	最后会面·····	233
30	故事尾声·····	239

1 新的战争

一滴小小的汗珠挂在指挥官的右鬓，仿佛在等待滴落的那一刻。它可能落到指挥官高高突起的有一道疤痕的颧骨上。

詹姆士·邦德明白这位法国指挥官一定非常紧张。他也有同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不感到焦虑。这是正常的，这反而能使人保持高度的警觉。

他们观察着木匠店的四周。因为是夜晚，所以摄制组在屋里开着灯，除了提供足够的照明外，灯光还能制造出一种假象，使整个摄制场看上去像一个真实的村落，有自己的道路、建筑和社区。棕榈树像哨兵一样立在摄制场周围，使人觉得这个坐落在法国南部的摄制场更像一个好莱坞摄制场。邦德曾听说过，这些树并不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而是十九世纪时拿破仑从非洲引进的。

邦德将注意力集中到摄影棚旁边的两所平房，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一成不变。

“你能完全肯定他们仍在里面？”邦德用法语问指挥官麦尔荷勃，“也许他们已经走了呢。”

“我们一整天都盯着他们，没发现他们离开。”麦尔荷勃低声道，边说边用衣袖擦了擦前额。现在是温和的一月，里维埃拉在这个时候通常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

邦德又四下打量了一番，这两所平房位于两个摄影棚之间的死胡同尽头，是摄制组用来作化妆间的。现在是晚上 9:45，其中一个摄影棚内仍有人在工作。根据法国警局的消息，他们正在拍摄一部电视剧，因已超过预定时间，工作人员正在抓紧赶工。邦德看到不时有电机师或演员走出摄影棚来抽支烟。到处都有迹象表明该摄制场的确有人使用——附近停泊着几辆车，许多设备都堆放在装载通道上——板条箱、纸盒以及汽油桶：难道是为了布置成特殊场景？

而两所平房前并没有车辆，邦德仍有些怀疑里面的同盟会成员是否真的打算今晚将武器运走——如果里面真有武器的话。

邦德忍不住又说：“作为英联邦的官方观察员，我必须提醒你，我的建议是不要采取这次突袭，因为周围有太多的市民。”

“我已经注意到了，”麦尔荷勃回答道，“但我是奉命行事，邦德指挥官。我们不能让他们带着价值几百万法郎的枪支离开，我们必须人赃俱获。难道你希望他们带着这些武器逃之夭夭？当然你不会这样的，你本人和同盟会之间不也有着相当深的私仇吗？”

邦德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慢慢地挪到马塞斯和其他人埋伏的地方。

雷诺·马塞斯是邦德长期以来的法国同事和朋友。他乐于旁观，而放手让法国突击队去干他们该干的。马塞斯认为这些突击队员们干这种活似乎太年轻了些，然而在这种工作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比他年轻。

邦德在他身边蹲下说：“雷诺，我有种很坏的感觉。”

马塞斯犹豫了一下，说：“我也是。”

“命令它停下。”

“我不能。”

“你的情报可能有错。”

“情报经常有错。”

马塞斯和邦德对视着，忽然咧嘴一笑，眼中闪过一抹嘲讽。邦德的这位老朋友总是异常固执。

邦德也紧盯着马塞斯的眼睛。他和马塞斯曾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共事经历，这个法国人有一次还救过他的命，他欠这个人太多。此时，邦德只能相信这个老朋友和他的组织能力。

这个计划看来似乎很合理。自从同盟会以法国作为其狂轰乱炸的目标后，马塞斯在法国情报局的全班人马，其中包括几年前合并的第二局，已经收集了相当可靠的情报，初步确定了同盟会的武器库所在地。据称，同盟会已放弃了其政治立场，那么这个犯罪组织毫无疑问地已经加入了国内某一独立的恐怖分子集团。该恐怖分子集团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钱。

而且他们已经赚了钱。在最近的三年里，他们从一个以摩洛哥为基地的小恐怖集团发展成为了一个犯罪集团国际性网络。然而其神秘的领导者雷·格兰特却至今仍是谜，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一年多以前，同盟会将其总部搬出了摩洛哥，不知所踪，许多国家的执法部门已把找到它现在的所在地列为首要任务。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英国情报局、法国情报局和以色列最高情报局都将同盟会当做世界最大的威胁。

邦德和同盟会之间的深仇大恨确实存在，他曾被卷入辛迪加的两次十分危险的阴谋中，其中一次更是以他为暗杀目标。同盟会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邦德的几个朋友和亲人的丧生。他曾亲眼目睹该组织为了让其雇主满意，将大量时间、精力和人力投入到难以实现的阴谋中去，直至最终毁灭其目标。

在英国情报局，它以“新战争”而著称，意思是同盟会和世界各执法情报部门之间的斗争就像和某个敌对外国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样。正如一场真正的战争，双方都使用游击战略获取情报和打击敌人。双方在世界各地主要的谍报人员安全房都遭遇了袭击和爆炸，还不断有人失踪。但是在金钱的作用下，部门工作仍在继续，报复行为也时常发生。短短七个月，这场新战争已发展到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终于，雷诺·马塞斯传来了消息。当身在摩洛哥的邦德得知雷·格兰特可能有个科西嘉姓时，所有的调查早已集中到了法国以及该国在地中海

地区不受管束的岛屿上。邦德和远离巴黎开展工作的马塞斯重新取得了联系，那时原第二局的长官马塞斯已被法国情报局任命负责同盟会一事的调查，这样两个老朋友又可以共享情报了。

马塞斯的一名部下一直在追踪朱利斯·威尔考克斯的线索。此人据悉是雷·格兰特的高层上尉，根据同盟会内部的叫法，称其为“指挥官”，此人因对碍事的人一律格杀勿论，残酷无情而著称。

据报告，威尔考克斯一直在西欧一带和同盟会军火交易商合作，多次出没于科特达祖尔，经常在尼斯和戛纳出现，有时也到摩纳哥。当他在尼斯西部的比塞特电影摄制场时被发现，法国情报局终于说服了英国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使他们相信同盟会确把非法的军火藏在那儿。

该摄制场直到最近仍只有部分被使用，从1927年建立以来，许多著名影片都是在这儿拍摄的，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鼎盛期之后，它就渐渐地破旧失修了，现在早已过时了。大多数的建筑因长期弃用，已破烂不堪，只有部分可供小影片拍摄的地方还在运作。

一个月前，一位著名的法国制片人兼导演买下了这个摄制场。马塞斯告诉邦德，尽管此人是个名人，法国情报局也并不放松对他的监视。里昂·爱新格，一个在法国电影业极有影响力却又颇有争议的人物，有着一段见不得人的过去。马塞斯曾试图查找爱新格和同盟会之间的关系，却什么也没发现。无论如何，被爱新格买下之后，摄制场现已改名为“蓝色海岸摄制场”，并计划在两年内实现极大的改观。

麦尔荷勃指挥官出现在邦德和马塞斯的身边，低声说：“我要发进攻信号了，先生们，你们的防弹背心没问题吧？”

邦德用力拉了拉身上的防弹背心，答道：“没问题，可我只是个观察员，对吗？”说着，他朝这名法国军官微微一笑。

“邦德指挥官在为周围无辜的市民担忧，我也同样关心这问题。”马塞斯在一旁说道。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麦尔荷勃答道，“但是如果我们再等下去的话，他们可能会企图逃走，那可能引起整个摄制场的混乱，毫无疑问，那样更危险。至少，我们有能力控制我们的突袭范围。”说着，指挥官调

整了一下耳机上的话筒，说道，“蒲氏耐尔中尉？你们准备好了吗？”

指挥官听了耳机中的回答，将大拇指朝上，做了个开始行动的手势。中尉转向他身边的中士，发出了命令。四名士兵端起铁攻城槌，准备向前猛冲。麦尔荷勃指挥其他士兵各就各位，持枪瞄准。

邦德蹲在马塞斯身边，感到什么忙都帮不上。他身边就带着他的沃尔泽手枪，可是从法律上讲，在法国他是不能使用手枪的。这就是法国政府的办事原则，真见鬼，他心想，一旦不得不用枪时，我一定要好好用它一番。

指挥官发出了命令，四个士兵端起攻城槌朝右边那所平房的门撞去。

活着的人都能证明，才一眨眼的工夫，这四个士兵就被一个突然升起的火球吞没了——骇人的大爆炸，房屋和大地都在颤动，爆炸声震耳欲聋。

邦德一把将马塞斯摁倒在地，一阵滚烫灼人的气浪从他们头顶涌过。他听到附近的士兵发出痛苦和恐惧的叫喊，紧接着，机枪声响起。邦德从角落里向外四处搜索，透过硝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摄影棚的顶上有人正朝着突击队的士兵开火。

这是一个陷阱，该死，典型的同盟会式的陷阱。

“滚过去贴着房子的墙角！”邦德对着马塞斯大叫一声。这个法国人边诅咒边拔出了他的枪——9毫米口径的史密斯威森，但他仍设法按照邦德说的做了。邦德也和他一起滚了过去，使自己紧紧地挨着墙根。他慢慢地匍匐前进，以便更好地观察两个摄影棚之间的情况。

右边那幢平房已化为灰烬，左边的平房还在燃烧，很明显，两所房子内都空无一人。几名突击队员已仆倒在地，还活着的队员正奋力挣扎着寻找遮蔽物以躲避从屋顶上散射下来的子弹。突击队员东倒西歪，整个突击行动刹那间变成了一场灾难。

邦德转了个身以便更清晰地了解摄影棚屋顶的情况。共有三个人手持机枪，对着地上每个活动目标疯狂地扫射。邦德拔出手枪，瞄准其中一名机枪手，扣动了扳机。这名机枪手脖子一歪，身体往前翻，从屋顶上滚落下来。另两名四处张望，寻找子弹是从哪儿射出的。其中一人发现了邦德，瞄准了他。邦德一猫腰，蹿到了这两名机枪手所在的房子下面，紧紧

地挨着墙面。不料，他原先所在的房屋顶上也有三名机枪手，发现他后开始对着他疯狂开火。邦德跳到一个大板条箱后面寻求遮蔽，却突然感到腿上一阵疼痛，被打中了。他在板条箱后检查了一下伤口，确定只是皮外伤，并无大碍。

混乱嘈杂声惊动了摄影棚内工作的摄制组人员。一个舞台经理探出了头，看到眼前恐怖的场面又立刻把门关上了。即刻警报声大作。

邦德注意到，在他左边大约二十英尺处，两名突击队员被机枪逼在板条箱之后，无法移动。他瞄准了屋顶上的机枪手，连连射击，两名机枪手先后从屋顶上滚落下来。那两名突击队员朝邦德挥了挥手，从板条箱后站了起来，开始不断射击。

这时，一辆白色的货车转过拐角，朝着着火平房疾驰而来，一个紧急刹车停了下来，后车厢里跳出两名手持半自动机枪的大汉，一阵猛扫。剩下的那些同盟会成员也从屋顶跳到板条箱上，又熟练地落到地上——一眼就能看出，这些动作是经过了专门训练的。他们爬入货车后部的车厢，两名后来的机枪手则继续扫射，为他们做掩护。

邦德紧张地四下寻找一件更好的武器。离他约十英尺处一个突击队员倒在地上，身边有一挺MPL半自动机枪。邦德什么都顾不上了，从板条箱后跳了出来，冒着枪林弹雨向那个突击队员的尸体滚去。他一把将MPL抓在手中，趴在地上，朝着货车旁的同盟会队员射击。机枪在他手中不停地震动，子弹朝着敌人无情地飞去。两名在外掩护的大汉向后重重地倒下，撞到货车上又摔在地上。车厢里的人企图将车门关上，但是邦德的子弹却穿透了金属车门，打中车内的人，其中一个从车中滚落出来。货车开始朝着摄影棚倒车，在汽油桶堆放处停了停，看来司机正打算掉头。

说时迟，那时快，邦德对准汽油桶开了火。子弹穿透了汽油桶，点着了汽油，将这辆货车炸上了天。车身在半空中翻了两翻，摔在一边，车内的人挣扎着要逃命，可惜太迟了……货车的油箱爆炸，把车内所有的人都炸了个粉身碎骨。

邦德站起身。三个突击队员已跑向了摄影棚，汽油桶的爆炸将附近的

摄影棚也点着了。马塞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邦德面前，说：“我们必须把里面那些人弄出来！”

木结构的摄影棚年数已久，火势蔓延得很快，支撑梁烧着了，塌了下来，堵住了出口，把所有的人都困在了里面。燃烧的货车又堵住了装载通道，从那儿也不可能逃生。

“有其他出路吗？”邦德大声问道。

“上帝啊，我希望还有。”马塞斯答道。

邦德绕着摄影棚跑了几步。在摄影棚的另一侧，浓烟正从二楼一扇破窗户中滚滚而出，一名妇女站在那儿，被吓呆了。邦德用法语大声叫她往外跳，可是她不敢。

邦德从未见过蔓延得如此快的大火，他心想：这些房屋简直就是等着人来点火的干柴，几年前就应该把它们没收并拆除的。

此时，破窗前又出现了好几张惊恐的脸。一名男子从窗户跳了下来，膝盖重重着地，他痛苦地叫起来，但毕竟保住了性命。邦德跑上前，帮助他远离火场。几个突击队员扛来一架铁梯，将梯子架在窗口，招呼其他人赶快下来。第一个站在那儿的妇女终于鼓起勇气，爬出窗户，顺着梯子往下爬。她后面跟着另一个妇女，因为害怕，一脚踏空，差点儿滑下梯子，害大家一阵紧张后，才重新恢复了平衡。可是以这样的速度疏散受困群众根本来不及。

邦德继续查看摄影棚的其他地方。大火在摄影棚内一定蔓延得非常迅速，或许已经烧着了用来做布景的画和帆布。舞台上的幕布是众所周知的可燃源，以前的老式幕布还没用上现代的石棉材料，可能烧得更快。

这时，邦德听到头顶上方有玻璃砸碎的声音，抬头一看，在另一扇高高的窗户里，一个男子和一名妇女正在大声呼救，黑烟在他们身边翻腾。邦德发现不远处有一堆长短不一的金属管子，旁边还有一堆砖块。他迅速地从这堆管子中挑出一根长度可以够到窗户的，还好，并不太重，然后又拿上两块砖，飞快地跑回到窗户那儿。

他用法语对着窗户里的男子叫道：“使劲把你那一端固定住！”然后用脚将管子在地面的一端夹住，翘起另一端靠向窗户。那名男子一把

抓住管子，撕下衬衣，将管子的一头扎在了窗框上。邦德把砖块放在管子的两边，固定住不让管子在地面上来回滑动，一切就绪后，朝那名男子打了个信号。男子先把惊恐万状的妇女推出了窗户。她迟疑不决地爬到管子上，像消防队员一样抓住管子慢慢地滑下来，落地时邦德稳稳地扶住了她。

“谢谢！”她哭着说。

那名男子紧跟在后，他招呼其他人跟上他，然后顺着管子滑到地上。

邦德看见一排人惊慌失措地等在窗前，他叫那名男子来固定铁管，“祝你好运。”说完，他就跑向摄影棚的另一面去找马塞斯。

警笛声越来越响，消防队终于快到了，他们知道该如何救人。

马塞斯正蹲在麦尔荷勃指挥官的身边，指挥官靠着一个板条箱躺着，头上的伤口血肉模糊。摄影棚的大火仍然热浪灼人。

“我们必须把这些人从这儿弄走！”邦德指着几个受伤躺在路上的突击队员叫道。

马塞斯也歇斯底里地叫着：“帮忙啊！”

他们两人一起把麦尔荷勃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至少中了三枪，正大量地流血。他们又回去帮助其他队员，这时两辆消防车呼啸着到了现场，救护车也紧接着到了。

“最好告诉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救护车。”邦德对马塞斯说。马塞斯冲向警车，准备下命令。

邦德满身泥土，汗流浹背，就在摄影棚的屋顶完全坍塌的刹那迅速一跃，一屁股坐到了远离浓烟和热浪的安全处，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场灾难。他知道再也没有什么是他能够做的了。尽管还有人在这个地狱般的火场中垂死挣扎，但这是他的错吗？如果他没有朝着汽油桶开枪，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是那样的话，满载着同盟会杀手的货车就可能逃之夭夭。

突击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十九人丧生火海，其中还包括两名妇女和一个八岁的儿童演员，至少有二十人受伤，有的伤势严重。他们都是摄影棚内

别梦见死亡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榜

无辜的工作者——演员、电机师、舞台工作人员、设计师……整幢房屋都被毁了，在市政有关部门对火场进行了调查之后被夷为了平地。媒体又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指责法国警方、法国情报局，以及那名在现场但不知名的外国情报人员，声称他们应对此悲剧负完全责任。

摄影场的新主人里昂·爱新格对此极为愤怒。他在法国国家电视台，像一个演员一样夸张地向有关当局表达了他的愤怒，对于犯罪组织利用他的摄影场作为非法军火仓库的这一指控表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说：“这一想法是极其荒谬的，所有的指控都能被证实是不正确的。”当被问到那些袭击突击队的人是谁的时候，爱新格大声咆哮起来：“并未证实那就是一群袭击者。我认为那是政府编造出来的，为了替他们的行动开脱罪名。”他发誓要将此事追查到底，要那些“对此事负责的人”付出代价。

这次突袭实际上也并不受法国政府的支持，各方面都在指责这次行动，法国警方和法国情报局也在相互指责。尽管得到错误情报并不能归咎于雷诺·马塞斯，他仍受到了停职两个月的处罚。然而，马塞斯却发誓，无论有无报酬，他都将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追查同盟会。邦德让马塞斯继续为他提供信息，并保持联系，承诺说只要有需要一定帮忙。他们约定了一个非正式的方式以便保持联络，互祝好运后握手道别。

詹姆士·邦德被召回了伦敦，法国情报局也正式通告英国情报局不准再管这个案子，今后他们将亲自处理此案件并和其他情报人员取得密切联系。邦德十分理解当局的尴尬处境，同时也有着一份负罪感。一连几个夜晚，他都梦见自己向汽油桶开火。每当他举枪瞄准那些汽油桶时，都有一个声音在警告他会有人丧命，而每一次，他都不顾警告，扣动扳机。每次爆炸声最后总会渐渐被摄影棚里人们的尖叫声淹没。恐怖和死亡交杂在一起形成了刺耳的不和谐音，每次都使他从噩梦中惊醒。

邦德已经很习惯这种负罪感了，这是他这种职业的一部分。在他的工作中，总有人活命或者丧生，一切就是那么简单。他的行动总是会有一系列的后果，承担这些沉重的后果是他工作的另一部分。

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学会这样去生活。

2 瞎眼男子

四个月后，雷诺·马塞斯坐在路易十五餐馆内，喝完了他的奶咖啡。与这家餐馆并肩而立的是气派不凡的巴黎宾馆，它就像个小型的摩纳哥公国。

马塞斯觉得摩纳哥的一切都很反常。它位于一段极美丽的蓝色海岸旁，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不到，被法国包围着，却完全地独立。公国有大约5000个公民，却从不纳税，并拥有他们自己的旗帜和传统的方言。从远处看，摩纳哥的建筑物呈现出一种赭色，和尼斯等地的建筑完全不同。马塞斯觉得这些建筑 and 智力积木很像，他就好像一个孩子把这些房子当做天然存在的参差不齐的石块。由于空间有限，无法根据土地的形状去扩展建筑区，许多房屋就被建在高于甚或低于地面的地方。尽管该地区的建筑看来似乎杂乱无章，但总体的视觉效果却非常不错。马塞斯喜欢经常到摩纳哥来，在著名的赌场里赌上几把。然而今晚，他到这儿来却是有重要的事要做。

马塞斯向服务生招了招手：“劳驾，请给我账单。”他付清账单，走出餐厅，进了赌场。华丽的赌场内灯火通明，但是时间还早，这种地方只有到午夜之后才会热闹起来。马塞斯出示了他的会员证，步入这个豪华的宫殿式大厅。这个大厅是由巴黎歌剧院的设计师查理·加内尔设计的，有黄金的镶嵌工艺和大理石的柱子：这是一座真正的十九世纪的皇家城堡，独具匠心的装潢，高品位的格调，身着名牌晚礼服的美女们，一切都深深吸引着马塞斯。

他走进了私人沙龙，这里和许多只是赌两把的游客们所在的主厅是隔开的。只有赌场的熟客或者准备下巨额赌注的玩家才被准许入内。幸运的是，马塞斯在赌场里有一个“内应”——多米尼克，此刻他正站在门边自己的位置上。